

梦性空间：静观指向的广阔性阐释

——以小说《黄色糊墙纸》为例

毛 延 生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外语系, 哈尔滨 150080; 黑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哈尔滨 150001)

摘要: 吉尔曼的小说往往对于某一实物有着说不清的眷顾, 这可以视为她对 19 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语境的现象学介入。其女性主义关怀根植于她对女性生存空间的思考, 而其作品的女性主义内涵在于将女性生存空间的广阔性蕴涵于实物之上予以静观性阐释。与其他女性主义作品不同,《黄色糊墙纸》打破了传统女性主义作品过度依赖文化基座的封闭逻辑定势, 而是以具有现象学意义的实物作为文学建构的载体, 通过广阔性这一概念来勾连并彰显小说的女性主义主题。《黄色糊墙纸》中看似光怪陆离的延异空间中, 折射出的是认知主体在本体定位上的扩散及其自我世界感知的嬗变, 而这一切都直接指向女性生存空间的纠结与超脱。

关键词: 夏洛特·吉尔曼; 现象学; 静观指向; 《黄色糊墙纸》

中图分类号: I712.0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10)04-0090-06

夏洛特·波金斯·吉尔曼是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当中一位绕不过去的作家。著名女权主义领袖凯特把她列为美国 12 个最伟大女性之首^{[1]108}。吉尔曼的小说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其作品的女性主义价值不单单因为特殊的人物或者情节设置而位列女性主义作品之列, 其独到的价值还在于她的作品当中糅合着一种对于女性生存空间的真切关注^{[2]67}。吉尔曼的这种女性情愫常常表现得十分直观, 往往负载于某一具体的实物之上。这一实物本身的特性加上它所激发的主人公的思考使得她的作品映现出一种淡淡的现象学元素。聚焦于某一实物对象进而塑造女性生存空间的广阔性, 借此勾勒文学作品的主题, 这是吉尔曼小说的独到之处。她一生创作的短篇小说中直接以具体实物命名的就有好几部, 例如《黄色糊墙纸》、《那颗稀世宝石》、《巨型紫藤》、《摇椅》、《它们的房子》等

等。应该说, 吉尔曼小说中实物元素的介入丰实了女性小说的创作向度, 同时也从现象学本位上体现出作者对于女性生存状态的诸多反思, 这一点应被看作是女性主义批评中不可忽略的要点。然而, 至今吉尔曼小说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对于女性生存空间的现象学关注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尽管已有学者呼唤从现象学的视角探究文学这一艺术形式的本质^[3]。现有的研究大多从男权主义的宏观视角或者女性自我解脱的微观视域^[3-6]入手解构小说的女性主义主题, 但对于小说中所体现出的主人公静观指向及其对象的广阔性, 这些与女性生存空间反思休戚相关的重要现象学概念却视而不见,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当然, 对吉尔曼短篇小说中的实物空间广阔性同女性主义主题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是没有, 但都在两个方面显得难以尽如人意。其一, 分析焦点因

收稿日期: 2010-02-18

基金项目: 本文为 2010 年度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项目编号 HEUCF101201)子课题“文学语用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毛延生(1980—), 男, 黑龙江大庆人, 博士, 副教授, 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语用学。

为过于散乱而显得抓不住主题,空间的广阔性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关联被忽略,所以无法提升作品分析的深度与厚度;其二,对吉尔曼小说中女性主义思想同具体实物之间关系的考察一直被搁浅。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当前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中“文化诊断”研究范式的优点,毕竟其文化观是女性主义得以建构和编织的背景与前提之一。

我们必须去思考如何从微观层面以一个典型视点切入,进而系统而又细腻地揭示小说的深刻内涵。这不但可以摆脱“用人生经历来解释作品是解释不清楚”^{[7]5}这一阐释性尴尬,同时还可以更为系统地发掘小说的美学本体内涵,因为作品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享有此时作品在解读者身上所享有的那些不寻常的特权^{[8]6}。《黄色糊墙纸》是吉尔曼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它已成为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力作^[9]。因此笔者以《黄色糊墙纸》为例分析吉尔曼小说,认为关注小说主人公的静观指向性载体——黄墙纸——所折射的梦性空间的广阔性,可以为我们从现象学视角穿凿入微地破译小说的深度主题提供一定的参考。本文拟从实物现象学的角度,通过细读文本,力求对这部小说中的现象学元素介入予以解析。我们认为,这部小说中女主人公在黄墙纸刺激下所激活的梦性空间中的静观指向及其广阔性是其女性主义主题得以彰显的隐性焦点与核心。

一 静观与指向:梦性空间延异的广阔性前提

在茵伽登看来,文学作品分析离不开“意向性”这一现象学重要概念的介入,因为后者有助于确定意识时间过程中的隐含点与不定点^[10]。这种意向性的检索与提取旨在锁定主体静观所带来的意蕴与澄明。“静观”彰显的往往是这一核心美学范畴的重要意蕴: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和对本真世界的澄明,这恰好是现象学完成让“实事”本身被“看见”的重要手段^[11]。加之“虚”与“静”是“静观”得以发生的本源,具体到文学分析中的内在结构之上,二者又必须落实在一定的指向对象之上,因而文学阐释与呈现也必然以这一静观指向为基座。这样做不但可以保证小说主题分析既具有本真性和至上性,还可以留存小说主题分析的本然性和先在性。唯有如此,才能使小说主题所关指的广阔性阐释显得更为具体,从而生动地揭示主人公如何表现出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和对本真世界的僭越。因此,从现象学角度来分析

《黄色糊墙纸》的主题,需要找到“静观”的“虚静”载体。能够满足虚静属性的物件在该故事中有很多,但最为引人注目的却是黄墙纸。当然,不可否认其作为小说标题多少透露了其与小说主题密切相关,但尤为重要的是,黄墙纸作为静观物见证了女主人公跌宕起伏的“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的升华历程。黄墙纸作为感知的刺激物引领女主人公往返于“着相”与“无相”的不二境界当中,这应被看作是黄墙纸作为静观指向载体所打开的空间发生延异的广阔性前提。

一方面,在女主人公看来,黄墙纸具备“万相之相”。它是怪异的,也是女主人公“无名之火”的助燃剂,同时它是好奇心的有效控制器,此外,它又是激活女主人公“无限恐惧”的按钮。它作为刺激物,显然成功地激活了女性的生理以及心理反应,因此反过来女主人公在语言中表现出受了刺激的特征,例如小说非线性结构的调配,大量使用短句子、短段落以及一些颠来倒去的句法结构等等^[12]。可以说,没有这一虚静物件的存在,就不会有静观中的“万相之相”发生,也就不能形象地描摹出女主人公所深陷樊篱的惊悚与狰狞。另一方面,女主人公借助它进入了“万法皆空”的“无相”之境。在黄墙纸面前,女主人公可以“致虚极,守静笃”,外在的世界逐渐消融于静观当中。此间丈夫与亲人皆在远处,女主人公在静观中进入一种类似疯癫的“心斋”或“坐忘”的境界当中。读者初步看到的是疯癫与可怖,但正是在这种疯癫当中,女主人可以摆脱“目要色”、“耳要声”、“口要味”、“四肢要逸乐”等低级的自然生理的欲望需求,展示了自我肉体生存的逻辑如何在静观中悖反并完成适应性延异的具体表征。片片斑驳的黄墙纸成了女主人公静观的具体指向落点,是她聊以自慰的神奇物,同时也是使她深陷“暂时的神经抑郁症”和“轻微的歇斯底里倾向”而不能自拔的回钩钉。在一个虚极的梦性空间中,女主人公的生活被表现为延异的,她依赖的不再是众人皆为看重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逐渐丧失并让位于静观世界所勾勒出来的异化图景,那里有心灵的对话,那里有现实中所缺失的落差。

正是游走于“着相”与“无相”交界的边缘,女主人公通过面对黄墙纸的静观把读者引入了一个广阔性的现象学空间当中。广阔性在言语现象学上的发声性本质,决定了黄墙纸所打开的梦性空间走向深

度延异,而不只是停留于被感知或者被阅读的浅显层面。从本体来看,广阔性本身就是梦想的一个哲学范畴,因此黄墙纸所打开的“无相为万相”的现象空间注定具备广阔性特点。小说中女主人的诸多遐思所激发的联翩浮想就是最好的证据——它们实体微缩,但是静观巨大。事实上,我们几乎看不到广阔性缘起何处、了却何方,可是它却总是以相同的方式附着在静观指向载体之上。广阔性是逃离黄墙纸的,一纸斑驳似乎难于承受宇观之广阔;广阔性是亲近黄墙纸的,因为没有后者前者注定成为一个元性虚壳。在“逃离”与“亲近”之间,黄墙纸找到了本体广阔性的现象学定位。诚如现象学家所说,如果我们分析静观的广阔性印象,或是广阔性带给静观的填充物,我们就马上进入了一个最纯粹的现象学领域——一种没有现象的现象学,或者用不太自相矛盾的方式说,这种现象学如果要了解静观产生的流变过程,只需要等待静观的指向自行构成,自行固定为完成的指向^{[13]200}。通过对广阔性载体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在自我心中实现纯粹想像力的纯粹存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很明显地表现为“存在主义”的副产品,而女性主义作品就是旨在通过小说这种“存在主义”的副产品针对不合理的“存在”予以抨击。女主人公在黄墙纸面前所看到的一切,使得她的世界突破了现实三维空间的限制而将自己带入一个具备四维属性的静观空间当中。如果女主人公的梦性空间延异前提的广阔性未能剥离出来,那么小说的标题很可能会被简单地当作一个类似装饰标记而被简单处理,这是十分可惜的。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审视广阔性与主人公生存空间的关联,不但扩充了静观指向载体的现象学内涵,同时也揭示了作者将其作为标题的社会学用意。

二 自我与超越:时空定位纠偏的广阔性刺激

女性主义作品亘古不变的主题就是关注女性自我以及鼓励女性超越自我^[6]。如何鲜活地描摹女性在限定的现实空间之内完成“破茧化蝶”的自我超越,自然也就成了女性主义作品历来关注的主题。吉尔曼同样关注这一主题,但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她在作品中援引了一些现象学元素,从而更为深入地刻画女性生存空间中的纠结与困顿。黄墙纸就如同一幅三维立体画,它不但需要借助文学之眼的品评与体悟,还需要依赖现象学层面的分析与探究。正如同广阔性这个抽象概念从来都不是那么抽象一

样,其有声价值使得广阔性立刻在相邻的言语中体现出来,在形象中突显出来,也在思想中突显出来^{[13]214}。具有二维特征的黄墙纸在本体定位上不能也不应该被桎梏于简单的物理属性当中,它不但反映出女主人公固守自我本体解读的“离物化”,而且透露出她转而欣赏静观性反思的内心陶醉与迷离。

首先,在主人公的眼里,黄墙纸已经丧失了具体的空间维度而具有了通感的神力——本体的解读逾越了固定的时空坐标而出现了各种感官的光晕性增长效应,并且每一个形象的扩大都扩大着另一个形象的外延。在这个本体定位无穷放大的连锁反应当中,女主人公的自我存在空间被无限扩大,同时也留下自我超越的广阔性痕迹。她在这种空间广阔性的感知中体会到一种幸福的印象。说到底,这是一种为逼迫所促动的“大光明法”式的离欲与解脱。其次,黄墙纸丧失具体的时间维度。在这些占据了静观者脑海的梦想里,细节淡化了。时钟似乎依然破落,时轴沿双向无尽延展。女主人公继续静观与自己的二重奏,把世界和自己变成两个联合起来的创造者,他们在各自的孤独中对话,以这种自相矛盾的方式统一在一起,从而揭示着自我超越的困境与价值预期。在与黄墙纸的对望当中,女主人公感到自己摆脱了现实世界孤寂与重量的束缚,她通过回忆与想像重新找到了超乎寻常的自我超越快感。女主人公不自觉地一个人在客观的孤独中追逐着一个巨大的梦想,但这一孤独伴随着广阔视野和大片弥散的能动性光芒。女主人公严重的自我超越空间显然带有“空之又空”的元表征特点,因为在她看来,黄墙纸打开的空间里面,除了广阔性之外,没有其他的背景。但是,在那里有自己的世界,在那里她不再是自己既定存在的囚徒。当静观的女主人公真正体验到广阔性带来的快感的时候,她看见自己摆脱了她的烦恼、思想和梦想。她不再禁锢于自己的俗世体验,进而奔向灵魂的轻灵与超越^{[14]11}。可见,黄墙纸成为了广阔性得以折射的镜子,或者更准确地说,广阔性使得女主人公在内心世界完成自我感知与纠偏。黄墙纸帮助女主人公完成了一个基本功能——纠偏的精神历程。在认同人是一个宽广的存在这一命题当中,女主人公证明了“黄墙纸”这一空间凡物的启示性功能。当然,这离不开“静观”本身的超脱性诉求。“静观”除了要超越感性杂多世界及其所依

凭的单维度生理、心理欲望之外,还要消解单维度知性、理性的知解活动及其知识产物。如果说“离形”、“堕肢体”是对感性欲望的超越的话,那么“去知觉”、“黜聪明”则是对知性和理性的超越。静观层面的透视反映了主人公自我认同的超越与鉴证。

现象学视域下的静观指向载体解读注定要完成一段纠偏之旅。在纠偏过程中,女主人公的快感在常人看来是那么的不可捉摸。因为在读者眼睛中,她的这种静观性超越带有明显的失读和失语特点。从表面上看,静观空间的梦性延异是如此的简单与偶然,然而实质上,个体生命在这种空间中的存在与接受却是绝对的复杂多变,抑或说是异常的艰辛。女主人公对于黄墙纸理解的跌宕起伏以及她对自我身份的思考说明其身份转变的震撼性。这在女主人公的主观情态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她渐渐地沉迷于静观世界当中,因此尘世中芸芸众生所珍视的诸多感官慢慢蜕变,仅剩视觉作为采摄信息的工具,其解读生活周遭一切的能力大大降低,因此女主人公是失读的。她在人际交往中存在诸多障碍,要么是没有交际对象,因为丈夫总是忙于工作,要么是交际中自言自语,并且词汇单一,因为百感交集之时话语显得是那么苍白无力,因此女主人公又是失语的。自然而然,这种既失读又失语的状态就注定她必然难逃失神的困顿。但是不论失读也好,失语也好,都不能代表失意或者失败,因为静观中的女主人公唯有放弃了世俗的恐惧,奔向所谓的“疯癫”,她才能获得超脱般的自由^[15]。从失语到失读,小说交待了女主人公空间延异当中黄墙纸本体定位纠偏的具化层面,同时反过来也指正了女性主义生存空间当中黄墙纸原型功能解读的嬗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现象学元素的还原过程中,有一个不能最终还原掉的“现象学剩余”,即一个人类主体性的“自我极”^[3]。一切意向性的对象化、主体间性和想像力的自由变更,无不是以这种自我极的能动性作为前提才得以可能的^[3]。这一点在黄墙纸原型功能解读与广阔性的投影关系上体现得更为明晰。

三 灵魂与镜鉴:原型解读嬗变的广阔性投影

吉尔曼在小说中揉入现象学元素不仅仅停留在具体静观指向实物定位的纠偏之上,分析实物原型并解读其原型嬗变同样是一个挑战。吉尔曼在作品中调配的一些现象学元素与其作品主题呈现体戚相关。诚如所有女性主义作品均旨在解释女性的内心世界,反鉴她们圣洁的灵魂一样^[16],吉尔曼的小说

也不例外。据此来看,黄墙纸这一静观指向符号可以被看作锁定女主人公内心动态轨迹的有效跟踪器。黄墙纸本身所激活的生存空间广阔性不但表征了她超越自我、完成纠偏的心灵历程,同时也是圈定她跳出物化原型、寻求生存正解的求索痕迹。在这个过程中,广阔性投影于黄墙纸之上,形成一面反鉴灵魂的魔镜,以芥子纳须弥之势勾勒出女性内心空间的变幻与起伏。如果说黄墙纸折射了女主人公的一种灵魂状态,那么那种类似“客观偏执”的黄墙纸物性解读遗漏了一种并非轻易就能得到的心理学超越性。客观的黄墙纸是一个带有童话色彩的形象,与小说中的婴儿室放在一起尤为如此。关于这个形象的现象学思考,我们要知道由于哪一个当前的原因,根据哪一种正在活动的静观价值,这样的形象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不仅要问,来自无数时代以前的遥远时空关系如何依托这一客观意向建构一个带有心理学色彩的假设?因此,十分有必要确立黄墙纸原型的当前内容。

黄墙纸的原型解读十分抽象,它与广阔性的有效关联注定它的原型往往同和谐与安详相辅相成,从而直指女主人公的灵魂状态。可以说,黄墙纸的原型传达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信念,一个发自女性肺腑的信念——女性自身的存在犹如隐秘卧室的回声,它需要首先做出努力才能获得回响,否则所谓的生命之声注定黯然消隐得无影无踪。黄墙纸原型的核心修饰语广阔性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它憎恨躁动不安以及拿腔拿调的刻板。在本质上,广阔性要求其投影于黄墙纸之上并存在于平和寂静当中。黄墙纸所彰显的广阔性教会女主人公学会呼吸身边的空气,在静观中远离令人焦虑的纠结与迷离。在广阔性的支撑下,黄墙纸僭越了空间标记属性,进而蜕变为一个心理标记。它的物理空间标记性正是它具备开启自我世界广阔性并得以辐射的基本前提,因为有黄墙纸的刺激,所以读者在女主人公的静观中透视到那个时代那个地方曾发生抑或未曾发生的一些轶事。从本源上讲,黄墙纸所衍生出来的广阔性在本质上不属于地理学家的研究素材,文学作品中的广阔性需要栖息于某一实物但同时又需要超出它所隐匿的载体。如果尝试客观地研究黄墙纸的广阔性形象,那么很可能以无法摆脱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枯燥而告终,更为直接导致“先验还原”^[17]的失误。加之广阔性是一个不可穷尽的多维主题,因此静观指向中的广阔性阐释必须求助于灵魂这一“纯化之后

的进一步纯化”^{[18]3}的先验原型。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黄色糊墙纸》这部小说中,广阔性首先必须凝聚为黄墙纸之上,在确定主人公物理空间坐标的同时,也折射出女主人公心理世界的基本情况。作为社会存在的人身上总是存在这样一条规律:无限宇宙面前沉思的人的抗争意愿在梦性的静观当中存在一个奇异的复合体,其中嬗变的超验自我是静观存在的意识核心。在黄墙纸中所构想的问题是对广阔性形象的更为轻松的参与,一种“真我”与“超我”之间关指灵魂的置换。显然,这一点是其他缺乏现象学元素介入的女性小说所难以企及的。

不可忽略的是黄墙纸的原型嬗变对于女主人公内心世界表征的灵动性。小说中女主人公的生活可以概括为身处围城当中的一只“笼中鸟”,并且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哪里,又何谈知晓自己该去往何方^[6]?这注定了她的世界是封闭的,但又是开阔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黄墙纸所激活的描述功能,不论是心理学描述还是客观性描述,都远非物理世界所有限定。即使女主人公在提到地理学维度的时候,她也本能地知道这个维度能够被身在其中地读到,是因为它植根于一种特殊的静观价值。小说当中,我们发现“广阔”这个词具有客观性几何学的贫乏含意。然而,当我们对语词变得超常敏感的时候,这里却存在一种对广阔性的认同快感。随着女主人公进入近似疯癫的静观状态,广阔性这个共同主题使得女主人公的灵魂找到了它的综合性存在。广阔性这个词把相互矛盾的东西收集在一起。在广阔性面前,我们可以摆脱哲学头脑无休止地争论着一和多的关系(例如,自己的“病态”和丈夫以及弟弟的“误诊”)。女主人公在静观当中找到了深邃但却明亮的统一,不同的感官印象正是通过这种综合形成连觉。

在广阔性的整合力作用下,黄墙纸成为了一个斑驳的形象复合体,这些形象互相深化,因为它们在一个广阔性的存在上长大。读者就可以感受到静观指向载体的逐渐膨胀,直至最高点,在那里循环生出了广阔性。其根源在于内心的“虚静”,内心产生于一种出声的情感,它以某种方式融化并吸收感官世界。因此,小说展示的不仅仅是广阔性外部的回声,而且是内心广阔性的召唤。用哲学的话语讲,广阔性是一个静观的范畴,但不仅仅是一个在对宏伟景象的静观中形成的普遍观念。这样,小说会帮助读者在自己的心中发现一种静观的快感,这种快感容易扩张,所以有时候可以在一个切近的对象面前体

验到内心存在空间的广阔性。显然,吉尔曼的小说做到了这一点,因为黄墙纸被归还给静观的力量,被用来庆祝女主人公内心空间的“盛宴”,因而它和女主人公一起投入巨大的自我灵魂求索当中^[5]。故事借助黄墙纸发现了一个并不执着于某一感受的虚拟空间,从而更为深入地触及人物的适应性盲区。无论给空间染上色彩的是哪一种感受,无论这种感受是悲伤还是沉重,一旦它被表达出来,悲伤就会缓解,沉重就会减轻,因此踏入“无色”、“无声”、“无香”、“无味”、“无触”的空灵境界。既然黄墙纸空间被表达出来,其灵魂所受到的压抑与桎梏就得以脱落,主体生存空间就获得了指数扩张的价值。黄墙纸的空间传递性从内心深处到无限广延,两者集中在同一扩张过程中,我们从中感到一种微观同宇观整合一线的“自我快感”涌现出来。诚如巴什拉所说,对每个对象来说,遥远的就是在场的,边缘和中心具有同样的实存^{[13]229}。黄墙纸的原型力量就是矛盾纠结的稀释液与粘合剂。

小说《黄色糊墙纸》的现象学蕴涵丰富,多向度的分析价值不容低估。本文从“静观指向”视角分析了黄墙纸的现象学属性如何勾连于文学主题表征,从而论证了文学现象学的主要观点之一,即“文学是作者把自己的情感寄托于景语之上以便传达的情语”^[3]。可以说,基于静观指向的寻求,小说中女主人公完成了梦性空间延异的广阔性前提提取,在自我超越的历练当中,女主人公感悟到时空定位纠偏之后广阔性所带来的刺激,而这一切都旨在镜鉴女性灵魂疯癫背后的困顿与超脱。由于篇幅,本文未能涉及作者对于“静观指向”的另外一些重要意蕴,例如它同言语失读、身份焦虑以及自我认同的关联与界定等其他值得进一步挖掘的话题,这些都与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主题的解构与建构密切相关。总而言之,在吉尔曼那里,女性主义生存空间的文学主体建构与实物现象学批评是高度融合的。这种融合本身就是对女性生存境遇整体性与和谐性遭受侵蚀的“男权主义”现象的回应,因而也体现了吉尔曼的“女性主义”情怀。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吉尔曼在《黄色糊墙纸》中强调的一个观点:“难道一个男子汉真的会昏过去吗?可是,他的确昏过去了,而且倒在墙边,正好横在我的道上,所以我每次都得从他身上爬过去!”

参考文献:

- [1] *Encyclopedia America* [Z]. Americana Corporation, 1966.
- [2] Shumaker, Conrad. Too Terribly Good to be Printed: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 "The Yellow Wallpaper"[C]//Sherl L. Meyering, ed.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The Woman and Her Work*. Ann Arbor: UMI Research, 1989.
- [3] 邓晓芒. 文学的现象学本体论[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1).
- [4] 肖淑芬. 《黄色糊墙纸》: 夏娃的反叛[J].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 (3).
- [5] 陈妹波. 一个穿透墙纸的声音——评夏洛蒂拍吉尔曼和她的《黄色糊墙纸》[J]. 杭州大学学报, 1995, (2).
- [6] 白晓荣. 围城里的挣扎何时了? ——《黄色糊墙纸》的女性主义解读[J]. 铜陵学院学报, 2007, (4).
- [7] 阿尔培·贝甘. 文学批评的作用[C]//波佩的面纱日内瓦学派文论选.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 [8] 乔治·布莱. 批评意识[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3.
- [9] 陈茂林. 《黄色糊墙纸》: 一部女权主义的力作[J].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6, (5).
- [10] 阿伯拉姆斯. 现象学和文学批评[J]. 邹纯芝译. 文艺理论研究, 1999, (5).
- [11] 陈吉猛. 文学的存在方式现象学[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06, (4).
- [12] 徐冻梅. 《黄色糊墙纸》的叙述策略[J].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08, (4).
- [13] 加斯东·巴什拉著. 空间的诗学[M]. 张逸婧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14] 陈鼓应. 尼采新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15] 刘建. 试论《黄色糊墙纸》中“疯女人”的形象意蕴[J]. 琼州大学学报, 2005, (4).
- [16] 刘涓. 从边缘走向中心——美、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理论[C]//鲍晓兰.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 [17] 陈本益. 现象学还原方法与文学批评[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4).
- [18] 胡塞尔. 现象学的观念[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Virtual Space: On the Vastness of Mediating Aboutness

MAO Yan-sheng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China)

Abstract: Judging from her stories,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seems always obsessed with a certain article, which can be treated as her phenomenological involve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context. Gilman's feminism is rooted in her speculations over the living space of women, while the feminist intension of her works lies in the mediating explanation of the vastness of feministic situation symbolized with a certain article.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feminism works, "Yellow Wallpaper" breaks through the closed logic of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cultural backgrounds, takes an article full of phenomenological connotation as the vehicle of literature construction, and links and shows the feminist theme with notion of vastness. The weird space delineated in "Yellow Wallpaper" reflects the cognitive halo of oneself as well as the conceptive evolution encountered by the heroine, directing at entanglement and detachment in the female space.

Key words: Charlotte Gilman; phenomenology; mediating aboutness; "Yellow Wallpaper"

[责任编辑:张思武]